

# 大玩家

国内唯一可以代言中国古玩界的长篇小说

不僅是

打眼 捡漏 掌眼 荒货 看新

官窑里  
撿  
浪

高大勇 黄永辉◎著

国家级鉴宝大师竟是造假高手

博物馆3500万拍得赝品国宝

# 大玩家

打眼 捡漏 掌眼 荒货 看新

懂是玩眼力、玩計謀，還有玩姿態

国内唯一可以代言中国古玩界的长篇小说

天衣無縫

這場戰爭裏，誰都可以以真貨，愛情祇是陰謀，友情祇為利用，看似喧囂浮華

高大勇 黄永辉◎著

國家級鑒寶大師竟是造假高手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玩家/高大勇,黄永辉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 
2009. 8

ISBN 978-7-80755-685-5

I. 大… II. ①高…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9369 号

**作 者:**高大勇 黄永辉

**策 划:**张国岚

**责任编辑:**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**出版发行:**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地 址:**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**邮政编码:**050061

**网上书店:**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**邮购热线:**0311—88643242

**销售热线:**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**传 真:**0311—88643225

**E-mail:**hspul@163.com

**印 刷:**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**经 销:**全国新华书店

**开 本:**787×1092 1/16

**字 数:**570 千字 **印 张:**23.5

**版 次:**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**ISBN 978-7-80755-685-5

**定 价:**34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第一章

## 1

秋日的一个下午，坐落在京城某商业街一座豪华五星级酒店的大厅内，宾客如云，座无虚席，鼎泰秋季拍卖会正在这里举行。当前的拍品是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。

“80万一次，80万两次，80万三次！”拍卖师正最后一次报价，场下的买家神情凝重，无人跟进。

“啪！”拍卖师手起槌落，“80万成交，这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是您的了，恭喜你。”

拍卖师稍事休息，小心翼翼地将一幅画展开。

“这是清代郑燮的《竹石图》，起价50万，每次加价10万。”拍卖师环顾四周，静待来宾的反应。

现场虽然人多但秩序井然，真正的买家只是少数几个人，他们也是拍卖师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而几个竞争对手也彼此心知肚明，他们表面轻松，但精神却高度集中，时刻都在关注着对手的一举一动。此时，坐在前排的一名年轻买家开始率先举牌。

“60万……”拍卖师报价。

中间位置的另一名老者不动声色，以静制动，他在等待后排的一位中年贵妇出手。果然，中年贵妇稍加犹豫后跟着举牌，将价格抬升到70万，老者马上举牌跟进。

“68号这位先生出价80万……”

年轻买家无动于衷，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，像是退出了竞争。中年贵妇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再次举牌。

“90万！118号的女士愿意出价9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？”

现场一片寂静。年轻买家和老老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90万一次！90万两次——”拍卖师两次报价后，目光在场内逡巡，分别打量了一下二人，他并不急于做出第三次报价，而是把时间刻意延长，“还有哪位贵宾愿意出更高的价格？清代郑板桥的真迹《竹石图》，现在是90万……”

这时，年轻买家坐起身子，再次举起手中的牌子。

“100万！1号这位先生愿意出价100万……”拍卖师神情一振，现场发出一阵轻微的惊叹，老者和中年贵妇都面色凝重，他们在权衡还要不要继续跟进。

“100万一次，100万两次……”拍卖师缓缓报着价，目光向下扫视着，现场的气氛顿时凝滞起来……

此时，在京城某古玩街的早市上，摊主老憨正竖着食指，扯着公鸭嗓子大叫：“一百块！”

买家手里拿着一个木制金刚杵，眼睛紧盯着老憨的手指，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。

“三十块！”买家发话了。

“真想要，六十块你拿走，说实话，我已经倒贴了……”老憨的回答干净利落。

“谁信啊?! 四十，成就成，不成我放下了……”

老憨犹豫着，正想成交之际，突然看到郑岩站在买家身后冲他直摇头。老憨心领神会，扫了一眼买家突然伸出四个指头：“四百！”买家愣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四百块，少一分也不卖！”

买家回头看到郑岩，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，郑岩故作懵懂状。买家气咻咻地把金刚杵扔到摊位上，骂了一句：“有病吧你！”买家抬脚走了，几个看热闹的也随之散去。

老憨叫住郑岩：“郑岩，一百块是不是要少了？”郑岩捡起金刚杵掂量着，问道：“这东西本钱多少？”

“嘿，这我能告诉你吗？”老憨撇撇嘴。

郑岩笑了笑：“这是个啥物件，你知道吗？”老憨狡黠地打着哈哈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现编都编不出来吧？你都不知道这是啥东西，能舍得花钱收？我要没猜错，这应该是你上货时白搭的吧？”老憨叹服，说：“你小子真是个地里鬼，什么都瞒不了你！你快说说，这物件到底是个啥东西？”

“这是个金刚杵，藏传佛教的礼器，活佛讲经时用的，咱们这里少见，也算是个稀罕物。”

“年头怎么样？”老憨赶紧追问。

郑岩拿起金刚杵仔细端详了一下，肯定地说：“应该是明中期的东西。”

“这么老！”老憨吃了一惊，随后喜笑颜开，说：“还是你见多识广啊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差点叫人捡了个漏儿。没得说，你要喜欢你拿走？”

“行，你开个价儿。”

老憨翻翻眼珠子：“六百！”

“嘿！老憨！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呐！”郑岩笑骂道，“刚才要不是我给你掌眼，四十你就卖了！”

“老弟，明中期的东西，年头够老吧？活佛讲经用的礼器，肯定是个吉祥物件，我真没跟你多要，是不是？”郑岩无奈地点点头：“对对，你说得没错，成交！”

老憨乐得眉开眼笑，郑岩掏出钱包数了三百块钱递给老憨，拿起金刚杵放进白布兜子里。

“怎么就三百呀？”老憨嚷起来。

“没错，我不能白给你掌眼吧，还有三百就当鉴定费了……”郑岩神情自若地收起白布兜子，剩下老憨干瞪着眼发愣。



## 2

酒店大厅内，拍卖会仍在继续。

“各位来宾，下面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件拍品——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。”拍卖师点头示意，礼仪小姐捧出乾隆官窑粉彩大瓶，小心安放在拍台边的展示台上。

“这件乾隆官窑粉彩大瓶器型端庄，色彩艳丽，做工精致，经多位专家鉴定，一致认定是乾隆年间的官窑精品，极有可能是制瓷圣手唐瑛的手笔。这件国宝级文物在解放前流失海外，经过我公司的不懈努力，终于从一位海外藏家手中征集回来，决定以三百五十万元的价格定向拍给市博物馆收藏。”拍卖师娓娓介绍道。

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，拍卖师落槌成交。市博物馆的左馆长和佟自清教授激动地起身跟周围的宾朋握手致谢。

翌日，市博物馆珍品内部观摩研讨会开幕，展厅内已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专家学者，正在观赏琳琅满目的馆藏珍品。这时，唐景明来到展厅，佟自清亲身迎上前，叫了声：“师哥，你来了！”

“来的人不少呀。”

“多亏了大家百忙之中来捧场啊！”佟自清陪唐景明走进展厅。

展厅内，众人正在鉴赏昨日刚刚拍得的乾隆粉彩花鸟大瓶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。唐景明拍拍佟自清的肩膀：“自清呀，像这样的重器，这几年真是不多见呀。”

一位专家眯着眼说：“是呀，不愧是唐瑛的力作呀，弥足珍贵，堪称稀世之宝，不同凡响啊！”另一名专家也随之感叹：“三百五十万，太值了！要不是定向拍给你们，起码还能翻两三个跟头！佟兄，你们这是捡了个大漏啊！”佟自清连连摆手：“惭愧惭愧，就凭我们这点财力，是没法跟那些大买家竞争的！能拿出这笔钱已经是砸锅卖铁了，再多一分都没可能了！总之，这次总算给咱们博物馆多收了一件镇馆之宝啊！”众专家纷纷点头附和，发出啧啧赞叹。

“对了，老陈呢？”佟自清讶然回顾。

“应该快到了，他会跟黄立德一起过来。”唐景明说。先前的专家听见后一脸惊讶：“黄立德也会来？佟兄的面子真是不小啊，哈哈！”

“不是我面子大，是陈总面子大，只有他才能搬得动黄立德……”佟自清微笑道。

## 3

在通往市博物馆的路上，一辆超豪华宾利轿车正缓缓行驶着。车内，刘闯把着方向盘，黄立德稳然坐在后座上，拿着陈汉书给他的图册看着。他身穿一件中式立领上装，显得十分整齐利索，手上拿着一个常年不离手的沉香雕件。

陈汉书说：“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，鼎泰定向拍给了市博，三百五十万成交，还不错吧？”黄立德仔细端详着图册，沉吟片刻说：“中国瓷器跨越千年，历代都有巅峰之作！唯有乾窑才能称之为集大成者！原料、工艺、技法、烧造，无不精益求精，空前绝后！再看这个大瓶，体态丰盈稳健，瓷坯洁白细腻，采用唐瑛首创的高岭土高

配比的瓷土配方，器物虽庞大但并无变形塌陷。通体施透明白釉，丰润娇嫩，明亮透彻。纹饰彩绘栩栩如生，气韵生动，晕染匀称，相得益彰，正是咱们国画中‘墨分五色’的最高境界。只有看了乾窑的东西，才能真正领教什么叫不惜工本，倾举国之力啊……”

“够专业，够精辟……”陈汉书听得连连点头。

“不过，器型纹饰、釉质色彩固然重要，但终究还是末节。技术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结果还是免不了打眼，有什么用？古玩是个形神兼备的东西，后代的高仿只能仿其形，却无论如何仿不了它内在的神韵！”

“哦？那你说这内在神韵又是怎么回事儿呢？”陈汉书神情关注。

“一件真正的古董都是历经了百年千年的岁月变迁，代代流传，被无数人收藏珍爱，如果有一天，你有幸把它拿在手里鉴赏把玩，会油然而生一种‘往事越千年’的独特感受。古玩虽然只是一件器物，却又包容万象，蕴藏着数不清的历史信息。它会让你追古抚今，发千古之幽思，追人生之须臾，深深感悟到沧海桑田、世事无常的变化，这也是为什么古玩会叫人陶醉痴迷，越陷越深，最后难以自拔的魅力所在呀！”

“立德，你说得太好了！”陈汉书叹服道，“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达不到你这种境界。”

“古玩真伪之辨，直觉最关键，可这种本事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，不光靠努力更要靠悟性！”黄立德不再言语，把玩着沉香雕件开始闭目养神。

半小时后，二人乘坐的宾利轿车在市博物馆正门口停下，刘闯帮黄立德打开车门，陈汉书从另外一边下车，走到黄立德身边，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两人走进博物馆，唐景明、左馆长等一群人闻讯匆匆迎上来，握手寒暄。

左馆长客套地说道：“黄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捧场，我们荣幸之至呀！”

“左馆长太客气了，贵馆又添了一件镇馆之宝，我是一定要赶来道喜的嘛。”黄立德赶紧逊谢。

唐景明说：“立德，我还怕你赶不回来，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多可惜呀。”

“是呀，所以我特意提前了一天回来。唐总，你们安蒂克的秋拍也快上了吧？”

“下周末，到时候你可要赏脸来捧场呀！”

“那是自然！”

“黄先生，走，过去看看东西吧。”佟自清客气地邀请道。

佟自清等人簇拥着黄立德来到粉彩大瓶前，请黄立德近距离鉴别。黄立德一看到大瓶，脸色立刻凝重起来，他围着大瓶来回转了几圈，不时点点头，像是在琢磨什么想法。突然，他停住脚步，目光凝注在大瓶纹饰中的那只鸟儿的眼睛上。他从兜里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，对着鸟儿的眼睛仔细观察起来。

左馆长看到关切地问道：“黄先生有何评价？”

黄立德似乎没听到，一言不发。放大镜中的鸟眼里清晰地显示出一个方形的印记。看到这个印记，黄立德的内心顿时激烈翻腾起来，思绪也变得恍惚……

那是十年前的一个黄昏，窑厂作坊里，黄立德和朱伯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争吵过后，二人无力地坐在窑厂作坊一张简陋的木桌旁。屋内堆满了杂物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，摆着些酒菜。黄立德拿起酒瓶倒了两杯酒，端起一杯递给朱伯勤。原本静默的朱伯勤一瞪血红的眼睛，突然跳起来一掌打掉黄立德端过来的酒杯，随手掀翻了桌上

的酒菜，转身开始疯狂地砸东西，工作台上他自己制作的瓷胎也被他一一抱起摔碎！黄立德心疼坏了，马上跑过去拦住他，大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别砸！这些都是你的心血啊！”

朱伯勤毫不理会，朝黄立德脸上就是一拳，黄立德被打倒在地。朱伯勤拿起最后一个瓷胎，高高举起，摔了个粉碎！黄立德心疼不已，爬起来冲过去，几乎贴到朱伯勤的脸，大吼道：“你他妈疯了！你，瓶子招谁惹谁了，有气你冲我撒啊！”

朱伯勤一把推开黄立德，黄立德又冲上去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桌子工作台无一幸免地被两人撞翻在地，油灯被碰倒，灯油洒了一地，火苗燃成一片，开始四下蔓延，颜料、画笔再到桌椅，两人心里的火气似乎比屋里的火更大，一直打到两人都气喘吁吁。不过黄立德显然不如朱伯勤体力强壮，两人扭打到门边，朱伯勤把黄立德揪起来推到门外。

“你给我滚！”朱伯勤用力把门关上反锁。

黄立德怒火中烧，在门外疯狂地砸着门板：“朱伯勤，你个神经病！有钱不赚啊！摔瓶子？有本事你别做啊！”

屋内无声无息，黄立德喘着粗气，突然间，他被门缝里冒出的缕缕烟气呛得直咳嗽，猛然想起屋里已经着了火，黄立德大惊，又开始疯狂砸门：“伯勤，你听我说！开门！你快出来，着火了，你快出来啊！”

“伯勤，你他妈的快给我出来，快点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误会我了，我们可以让官窑继续流传，发扬光大，你做的东西也可以成为后人模仿的范本啊！伯勤，你千万不能出事呀！除了你再也没人能做这么好的瓷器了！几百年也不会有！你快出来！我求你了，你快出来！”

屋内的朱伯勤仿佛睡着了一般，毫无声息。

黄立德见朱伯勤还是不肯出来，眼看火光已经越来越亮，烟也越来越浓，不由得一脚踹开作坊的木板门，顿时熊熊烈焰扑面而来。面对凶猛的火势，黄立德试了几次都没能冲进去。

“伯勤！伯勤！你听到没有？！快出来！快出来呀！”

火越烧越大，黄立德被逼得不断后退，急得直打转，眼看着作坊渐渐被冲天大火吞没，黄立德不由得顿足捶胸，痛心疾首：“伯勤！你不能死呀！你不能死呀！”

突然间，他想起屋后还有一个窗户，赶紧没命地向屋后跑去。等黄立德赶到屋后，看到窗户也已经往外冒着滚滚浓烟。黄立德趴在窗口大喊着，可作坊内依然没有朱伯勤的回音。黄立德情急之下爬上了窗台，他正要跳进去，突然，一根房梁被烧断砸下来，火星四溅，挡住窗口，想进也进不去了。黄立德绝望无力地颓然倒下，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
黄立德的反应引起了左馆长及众人的怀疑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。

“立德，你怎么了？”陈汉书关切地问道。

“啊？”黄立德回过神来，看到陈汉书关切的眼神，左馆长更是满脸狐疑。

左馆长淡淡地说：“黄先生有什么想说的，直言无妨。”

唐景明道：“难道你看出有什么问题？”

黄立德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啊……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你明明是有嘛……”陈汉书说了半句，收住了话头。



“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，不好意思。”黄立德摇摇头，起身告辞。

黄立德的举动更加重了左馆长的疑虑，急忙阻止道：“黄先生，您要真是看出有什么问题，可不能藏着掖着。”

黄立德不置可否，只顾低头沉思，显然还是顾虑重重。佟自清也走上前问道：“黄先生，您真的看出有问题吗？”

“不不，我……我岂敢班门弄斧……”

“这从何说起，黄先生，这是国家花重金收购的文物，开不得玩笑，有话您就直说，不要有那么多顾虑。”佟自清有些不满道。

黄立德叹了口气：“按说我真不该多话，可我平生最恨以高仿造假牟取暴利，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。更何况，这件东西又非同一般，我实在是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呀！”左馆长一惊：“你说这是件……赝品？！不会吧？！”

“可这的确是件赝品！”黄立德讲话落地有声，展厅里的人都惊呆了，霎时十分安静，安静得连呼吸都清晰可闻，一旁的佟自清神色有些激动：“你……你可不能口说无凭，得拿出证据！”

黄立德大声道：“我黄某人再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敢当着佟先生和各位专家的面信口开河呀！”

左馆长急道：“黄先生你就快说吧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！”

“朱仿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？！”

“朱仿？！”佟自清惊呼，“你是说朱伯勤？”

“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有这等偷天之巧！”

“你是说，这个粉彩大瓶是朱仿？出自朱伯勤之手？”

“对。”黄立德的表情既无奈但又很自信，其他专家也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互相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佟自清讷讷道：“请黄先生接着说下去！”

“刚才大家说得都没错，这件大瓶无论器型款识、釉面纹饰都对，做工之精美无可挑剔，但它不是出自唐瑛之手，而是朱伯勤——这个大瓶有朱伯勤作的记号！”黄立德说话掷地有声，佟自清听得将信将疑，问：“记号在什么地方？”

黄立德上前一步，手指纹饰中枝头鸟的眼睛：“在这儿！用高倍放大镜能看到！”

佟自清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，手微微有些颤抖，对着枝头鸟的眼珠子仔细查验。突然，他的脸色惨白，眼镜滑落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汗出如浆。众人大惊失色，一片哗然，唐景明赶紧搀扶起佟自清。

陈汉书也急忙拿着高倍放大镜对准枝头鸟仔细察看，鸟的黑蓝色眼珠被渐渐放大到几十倍，两个梅花小篆“朱仿”忽隐忽现——

“真的是有朱仿的记号！”陈汉书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左馆长气得暴跳如雷，大叫道：“啊！太过分了！你们说这拍卖公司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？！明目张胆地拍假售假，坑人坑到我们市博头上了！我要去找他们总经理算账！”

离开展厅后，黄立德和刘闯回到家里，黄立德脱下大衣交给保姆，心情默然地走进书房。

书房居中摆放着一张黄花梨大书案，上面摆着文房四宝，墙上挂着几张古画，书架里摆满了线装书。黄立德坐在书案后面思忖，刘闯端着一杯茶送进书房。

“那么多专家都打了眼，您怎么就能认出那是朱仿呢？”刘闯小心翼翼地问。黄立

德沉吟片刻，叹了口气：“因为当年我跟朱伯勤是莫逆之交！他做的东西我都认识！”

“哦……朱伯勤到底是个什么人呀？这么厉害？”刘闯不禁有些好奇。黄立德喝了一口茶，抬头看着刘闯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个死人……”

“死人？”刘闯大惑不解。

“十几年前，他被一场大火烧死了！”

“人死了，东西还在害人？”

“事情不是这么简单，古玩吃的就是眼力饭，捡漏是它，打眼也是它，眼力就是一把刀！在这个江湖里滚，宰人防身都靠它！”黄立德冷冷地道。

“他既然已经死了，您为什么还要‘按理说’，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这些年以来，我一直认定他死了，可今天我看到那个大瓶，我又开始怀疑，他到底死没死？”黄立德皱着眉头思索着。

## 4

安蒂克拍卖公司，陈汉书抱着一套安蒂克春季拍卖会拍品图册清样走进总经理办公室，唐景明正来回踱步，心情颇显沉重。

“景明，印刷厂把秋拍的图册清样送过来了，你过一下目，要是没问题，就开印了。”陈汉书把图册清样放到桌上。唐景明翻了翻图册，有些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唉，鼎泰刚出了这么大篓子，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呀！”

“碰上朱仿，只能说命不好啊！”

“这个人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又会出现他的东西？”

“说不定是以前做的。”

“朱仿真是贻害深远啊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兴风作浪，不得不防啊！”唐景明摇头叹息不已。

陈汉书望了一眼唐景明，说：“你也不必太过多虑，这些年不就出了这么一件朱仿吗？不可能再有了。”唐景明点点头：“但愿如此。对了，郑岩刚才打电话来，说他刚刚收了一件大货——康熙官窑五彩大罐，明天就回来，还是等他一下吧。”

“好啊，康熙五彩，郑岩又收了一件重器啊！”陈汉书一喜。

“他先发了一组照片过来，正好你看一下。”

“嗯……不错不错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啊！”陈汉书仔细观看康熙官窑五彩大罐，连连点头。唐景明接口说：“我要召集一个最强的专家团，必须严格把关，绝不能有任何纰漏！”

第二天，陈汉书提着资料包来到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大门口，这是一座样式古朴的四合院。黄立德正在天井里悠闲地修剪盆栽，旁边一个五十岁出头的黑瘦小老头陪着笑脸，围着他转来转去，此人在古玩行当里人称祁三爷。

“黄爷，您好歹给个面子，劳您大驾，屈尊降贵，到寒舍走一趟吧？”祁三爷态度谦恭，黄立德修剪着枝叶，淡淡地说：“老祁，我真的很忙，实在抽不时间呐。”

“您如能大驾光临，这车马费、鉴定费我一定给足了，绝对不能亏待了您。”祁三爷满脸堆笑，黄立德不屑地说：“我出门自己有车，不用拿什么车马费，至于看东西

嘛，我有个原则，只给朋友看，不给外人看，给朋友看那是交情，怎么能要鉴定费呢？”

“黄爷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错了话。我当然很想跟您交朋友，可您瞧不上我嘛。”

“朋友之道不在于高低贵贱，我有好多朋友就是平头百姓。交朋友要情趣相投，以诚相待，也需要时间慢慢培养感情的。”

“可我现在急呀！”祁三爷打躬作揖，“黄爷，您看这样行不，咱们先交朋友，再慢慢培养感情成吗？”

黄立德无奈地摇摇头，懒得再答理祁三爷，专心剪枝。这时陈汉书走进院子，看到黄立德有客人，便站在回廊下等待。

祁三爷受到怠慢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强硬：“黄先生，看来您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？”

黄立德扫了他一眼：“老祁，这不是什么面子问题，我确实没空嘛，你先回，等我有空了再说。”

祁三爷声调高了起来：“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？！姓黄的，我告诉你！这些年我祁三也多少混出了一点名堂，你要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！”黄立德笑了笑：“祁三，你们家祁老大的脑瓜上是不是有块疤？你先回去问问他，想当年是谁给他开的瓢！”

祁三爷一愣：“你是说，我大哥头上那块疤是你……”

“不能怪你不知道，那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！”黄立德转过头去，不再理会哑口无言的祁三爷。陈汉书观察着祁三爷的举动，若有所思。黄立德突然看到陈汉书站在回廊下，问：“汉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陈汉书说：“我刚进来，您有客人？”

黄立德不得不作一下介绍：“哦，这位是祁三爷，古玩收藏大家，专攻瓷器。这位是陈总，一家拍卖公司的艺术总监。”

祁三爷忙跟陈汉书热情握手：“陈总你好，幸会幸会……陈总在哪家拍卖公司高就？”

“安蒂克……”

“安蒂克可是大名鼎鼎！圈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啊！您是安蒂克的艺术总监，水平可不是一般的高。”祁三爷夸张地恭维道。

“过奖，过奖。”陈汉书摆摆手，黄立德拍拍祁三爷的肩膀，说：“老祁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去，我要有空闲了，一定到府上拜访。”

“哎哟，我的黄爷，您可得真去，别忽悠我！”

“有时间我一定去。”

“好好，那我不打搅了，告辞告辞！”祁三爷弯腰后退，连连作揖，临走前又给陈汉书送上一张名片。

等祁三爷走后，陈汉书说：“立德！这次我是真服你了！以前我只是觉得你水平高，但没想到会这么高！大家都是同行，你却叫我们集体当了一回棒槌！我们跟你差得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啊……”黄立德心情沉重，摆手打断陈汉书：“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个？”

陈汉书问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怎么就能认出那是朱仿呢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诀窍？平时多下工夫呗。你们去吃喝玩乐、声色犬马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看书，就这么简单。”黄立德平静地说。

“就凭你这次的表现，以后真没人再敢小瞧你了！”陈汉书赞叹道。黄立德瞥了他一眼：“照你的意思——这之前别人都在小瞧我了？”

“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别误会。”陈汉书连忙摆手。

黄昏时分，佟自清独自坐在公园湖边的长椅上，眺望着水面，神情凝重，若有所思。郑岩出现在湖边的林荫道上，四处张望着，他看到佟自清的身影，加快脚步走了过来。

“老师。”郑岩叫了一声，佟自清扭头看到郑岩，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“是你呀郑岩，出差回来了？”

“刚下火车。我去家里没找到您，一想，准是到公园散步来了。”

“这么着急见我有事吗？”

郑岩兴奋地说：“我刚收了一件好东西，准备上秋拍的，您给过一眼。”

佟自清愣了一下，有点走神。郑岩有些奇怪：“怎么了老师？您好像有点不开心？”

“没什么，来，让我看看你收了什么好东西？”佟自清勉强一笑。

郑岩从挎包里拿出一组照片递给佟自清，照片是从不同角度拍的同一件瓷器——五彩大罐。佟自清接过照片，掏出眼镜戴上，仔细观看。

“呵，康熙五彩！好一件官窑精品啊！”佟自清赞叹了一句，“器型、纹饰都没问题，不过光看照片没用，还得看实物。”

郑岩说：“明天您要是有空，到我们公司看一下，唐总会组织一批专家作鉴定。”佟自清犹豫着：“明天……”

“您明天有事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没有……”佟自清有些心不在焉，不过郑岩却并未注意。

“那明天下午我来接您？”郑岩把照片收起来。

“丽音知道你回来吗？”佟自清静默片刻，突然转过话题。

“知道，昨天打电话跟她说了。”郑岩回答。

“前几天我又把她给得罪了，到现在都不理我，她没跟你说？”佟自清拿这个女儿没有办法。

“说了，没什么要紧的，她那是跟您使小性子呢。”

佟自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想想都是我不好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把精力都花费在古玩上了，对她的照顾实在是太少了，以后就靠你多照顾她，迁就她了……”

“您放心，丽音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她能照顾好自己。”

“她对古玩真是反感到了极点。”

“也许以后她会理解您的。”郑岩宽慰道。

“但愿如此。回头你有空去找她说说，替我向她认个错……在她那儿，你说的比我说管用！”佟自清认真地望了郑岩一眼。郑岩有些局促，忙说：“没有的事儿……老师，湖边风大，我送您回去吧。”

佟自清环顾四周，向不远处指了指：“好……哦，我的手杖忘在那边了，你去帮我拿过来。”

“好。”郑岩起身去取手杖。

佟自清走到河边，看着郑岩的背影，欣慰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望着平静的湖面，跳了下去。

一会儿，郑岩拿了手杖回来，却不见佟自清的身影，长椅是空的，只有自己的挎包。他不禁有点纳闷，四下望了望，没看到师父。他背起挎包四处寻找，刚走出没多远，突然听到有人惊叫：“有人落水了，快救人呀！”

郑岩跑到湖堤一座石桥上察看，已经有不少人聚集过来。公园水上管理员已经开船赶来，一名救生员跳入水中搜救。不一会儿，救生员从水中救起一名老者，送到岸上，紧急抢救。郑岩挤入人群，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，落水者正是佟自清！

“老师，老师！”郑岩不由得焦急地大叫起来。

很快，救护车呼啸着疾驰而至。众人将佟自清抬上车，救护车又立刻呼啸着向医院疾驰而去。

到了医院，担架车被快速推入急诊室。郑岩被挡在急诊室外，心下万分焦急。手里拿着佟自清的手杖，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，喃喃自语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转了几圈，郑岩掏出手机，给唐景明打了电话。

“唐总，我师父出了点意外……他……他不小心掉湖里了，就刚才，在公园里，现在已经送到医院，正急救呢……”郑岩挂了电话，依旧坐立不安。

这时手机响了，郑岩看了一下号码，是佟丽音的电话，他迟迟不敢接，直到铃声停止。不一会儿，手机再次响起，他只好接通电话。话筒里传来佟丽音的声音：“郑岩，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在……”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我也还没吃呢，我去找你一起吃饭。”

郑岩慌忙说道：“我正好有点别的事儿，一时走不开，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？”

“那好吧……”佟丽音迟疑了一下。郑岩挂断电话，焦急地看着急救室的红灯。

红灯终于熄了，郑岩赶紧跑到急救室门前，医生开门出来。

“大夫，我老师他怎么样？！”郑岩急切地问道。

“没有抢救过来，其实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……”医生歉然道，郑岩脑子嗡的一声顿时呆住了。

“郑岩！”听到声音，郑岩猛然惊醒，转过身，突然看到佟丽音出现在自己面前，郑岩吓了一跳：“丽音？你怎么？”

“我加了个班，刚完事儿。我从那边看着就像你，没想到真是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”佟丽音微笑道。郑岩支支吾吾着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是送急诊病人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郑岩慌张答道。

“是同事，还是朋友？”

“……哦，不是，不是。”郑岩感觉头上快要冒出汗来。

佟丽音奇怪道：“你怎么回事？干吗这么紧张？”

郑岩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开口。手里下意识地使劲攥着那根手杖。佟丽音看到手杖，顿时明白过来：“这不是我爸的手杖吗？！我爸？……里面是我爸？！”

郑岩默默点头，佟丽音神色转为惊恐，不敢相信地看着郑岩。

“我爸他怎么了？”

郑岩只是痛苦地摇摇头。佟丽音转头看到急救室的灯是灭的，转身就要往里闯，郑岩一把拉住她：“丽音，你别激动！”

急救室的大门打开，佟自清的尸身蒙着白布单被推出来。佟丽音挣脱了郑岩，挣扎着伸手揭开盖布，看到父亲的面庞，佟丽音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爸！”佟丽音身形摇摇欲坠。

“佟医生，佟医生……”一旁的护士叫道，郑岩抱住佟丽音：“丽音，你别害怕，有我呢！”

佟丽音的身体在郑岩怀里慢慢变软，晕了过去。

“丽音！护士，快去叫医生！她心脏不好……”

护士：“好好，你先把她抱到急诊室！”

医生开始抢救佟丽音，郑岩坐在椅子上焦急等待。此时唐景明已经匆匆赶来，郑岩急忙起身。

“郑岩，你师父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吗？”

“不是，里面在抢救丽音。”

“怎么是丽音，你不是说是你师父吗？”

郑岩沉痛地说：“师父，师父他已经走了……”唐景明大惊失色：“你说什么，你师父？”

“是，我师父他没抢救过来……丽音一下子受不了，昏了过去……”

唐景明痛心疾首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自清啊，你怎么就想不开，偏偏要走这条路呢！你可真是太糊涂了！”郑岩闻言非常震惊，急忙问：“唐总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师父他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唐景明摆摆手颓然坐在椅子上，老泪纵横。郑岩也忍不住伤心落泪，不知如何劝解。这时抢救丽音的医生走出来，郑岩赶紧跑过去：“大夫，丽音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佟医生没事儿。”

“真的没事儿吗？她的心脏不太好。”郑岩有些不放心。

“这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真的没事儿。”

“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”

“药效还没过去，她还没醒呢。等会儿转到病房，你再去看看吧。”

“好好，谢谢。”郑岩目送医生离去，回到唐景明身边。唐景明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些，问：“丽音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她没事儿了。”

“你师父在什么地方，带我去看看。”

两人来到太平间，佟自清的遗体蒙着白布单。唐景明默默地掀起盖布，看着佟自清，他面容宁静，宛若生时。郑岩不由得再次流泪。

“自清啊，你怎么非要走这条路呢？！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你怎么就偏偏想不开呢？你的人品操守谁不知道呀，你又何必……你真是太糊涂，太糊涂了……”唐景明老泪纵横，啜泣不已。

郑岩越听越糊涂，迷惑不解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唐总，我师父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唐景明轻轻地把白布放下，说：“你师父是让一件假货害死的！”

“什么假货？”郑岩不由得目瞪口呆。

“市博定向收购的那件乾隆彩粉大瓶——是一件朱仿！我们大家都打了眼！”



“朱伯勤做的高仿？是谁看出来的？”郑岩问。

“黄立德……”

## 5

黄立德家中，陈汉书突然到访，刘闯将他带到书房，陈汉书径直进去，二话不说，直接道：“佟自清自杀了！”黄立德一怔：“啊？！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昨天下午，他在一个公园里跳了湖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都成我的罪过了吗？”黄立德心烦意乱道。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要怪也怪朱伯勤嘛！唉，没想到老佟这么好面子，一点承受力都没有，吃古玩这碗饭，打个眼算什么呀？犯得着走绝路吗？”陈汉书喋喋不休。

“人都没了，你还说这个……”黄立德止住陈汉书，后悔道，“……也许我真的不该多嘴，我怎么总也记不住这个教训呀！”

“要不是你当场拆穿，市博的损失就大了，货款要是打过去了，再想要回来门儿都没有！你一句话，就值三百五十万呢，他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！”

“我也没想到佟先生他会……唉……”

“是呀，老佟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叫谁也难过这道坎儿！”

“货主是谁，查到了吗？”

“行里这点儿猫腻你还不知道？货主本来就是假的嘛，早跑没影了，上哪儿查去？”

“倒也是……”黄立德泡上一壶茶，邀请陈汉书坐下。

“我来找你还有正事儿呢。”陈汉书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刚收了一个康熙官窑，准备上秋拍，老唐想组织一批专家进行鉴定，别再出什么篓子，你赏个脸跑一趟？”

“不去！”黄立德果断地拒绝。

“是老唐叫我专门来请你这尊佛的，别不给面子嘛。”

“不去就是不去，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去！”陈汉书还要再说，黄立德摆手阻止：“再说吧，我已经够烦的了。”

陈汉书见他态度坚决，只好作罢。这时，刘闯走进书房，把手机拿给黄立德：“黄先生，忆江的电话……”黄立德脸色一沉，说：“她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……”

黄立德严厉地说：“你问她什么时候回来，跟她说，三天之内回不来，就别回来了！”

刘闯犹豫了一下，一边回着电话走出书房：“忆江，黄先生在会客，要不你待会儿再打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陈汉书问：“忆江又跟你闹别扭了？”

黄立德摇摇头说：“没法弄，她又把老板给炒了鱿鱼，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才让我知道。我说了她几句，她就跑去云南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一点约束都不行，一个字都不让说，这哪成呀？”

“都一样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多，脾气大，哪像咱们当年。我看他们还是吃的苦太少，受的罪不够多，都是条件太好了！”

黄立德心怀忐忑地站起身，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去给她回个电话吧，你先坐一会儿。”

“不坐了，我也走吧。”陈汉书从手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到书案上，“这是那件东西的照片，你有空看看吧。”

两人一起走出书房，刘闯在客厅刚打完电话，陈汉书自行离去。

黄立德问：“忆江怎么说的？”

“她有点不高兴，没再说什么……”

“我还是给她回个电话吧，别再出点什么事儿……”

刘闯说：“您现在回过去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您放心吧，她挺好的……”

“她人在哪儿？”

“好像还在云南……”

黄立德想想，说：“算了，晚上再说吧。”

他回到书房，收拾书案，目光无意中落在陈汉书留下的那个信封上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打开信封取出几张照片，立刻看到了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那个康熙官窑五彩大罐。黄立德戴上眼镜，当他把几张照片都看完一遍，神色渐渐凝固。

和唐景明分手后，郑岩连夜开车来到黄立德家门前，他上前摁响了院门的门铃。不一会儿，大门打开，刘闯出现在门前。

“我叫郑岩，想拜访一下黄立德先生。”郑岩开口说。

刘闯并不认识郑岩，打量了一下他，打算挡驾。

“我有件要紧事想请教黄先生，麻烦你转告一下。你就说我是安蒂克拍卖公司的，市博物馆的佟先生是我师父……”

“哦……原来是佟、佟先生的徒弟？你先进来吧。”刘闯感到很意外，把郑岩带到客厅。

“您先请坐，我去请黄先生。”刘闯去书房叫黄立德，郑岩随意打量着客厅的多宝格中陈列的古玩。

“黄先生，外面有位客人。”刘闯走进书房时，黄立德正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研究照片上的康熙五彩大罐。

“什么客人？”黄立德抬起头，脸色有些阴沉。

“他说是佟自清的徒弟，安蒂克拍卖公司的，叫郑岩。”

“哦，是他？”黄立德微微有些惊讶，随即道，“好，我马上出去。”

黄立德来到客厅，郑岩忙迎上去：“黄先生您好。”

“你是佟老的学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快请坐。”

“我冒昧地来打搅您，是想请教一些问题……”郑岩刚刚启齿，黄立德便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佟老的事情来的。”郑岩微感诧异：“您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我也是刚听说的，唉……”黄立德表情痛苦，愧悔难当，“唉，这都是我的过错，害了你师父呀！”

“这件事跟您没关系，我今天来也没有冲着您的意思，要说害我师父的人，也该是那个朱伯勤！”黄立德摇摇头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也难辞其咎。”

“您对朱伯勤和他的朱仿有多少了解？”

“要说起这个朱伯勤，还真是一言难尽。在我们这一行里，他的故事很多，可见过他本人的却寥寥无几。他肯定是个天才，同时也是个魔鬼。最近这十几年，因为朱仿上当受骗、身败名裂、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。如今，又多了一个佟老！”黄立德神色黯然。

“我以前听师父提到过朱伯勤，他当年因为走私文物判了刑，现在应该早就出狱了，有谁会知道他的下落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应该已经不在。”

“不在？”郑岩吃了一惊。

“十几年前，他被一场大火烧死了！”

“原来他已经死了！”郑岩紧盯着黄立德，目光闪动，“有一点我还想请教，您对朱仿怎么会有那么深的研究呢？”

“因为我也吃过亏、上过当。七八年前，我也买过一件朱仿，害得我差点倾家荡产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关注研究朱仿。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朱仿都找出来，彻底清除这个毒瘤，叫它别再害人！去伪存真、净化古玩界的环境，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！”郑岩的专注，让黄立德感到了一丝不快。

“哦……是不是所有的朱仿都有记号？”郑岩沉思片刻又问。

“应该是，这也是朱伯勤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对自己的水平似乎很自信，每一件仿品都会留下记号，有明记也有暗记，像是故意挑衅，叫鉴定专家难堪！那件粉彩大瓶做的是明记，要是暗记，想看出来就更难了！”

“做暗记的朱仿，您能看得出来吗？”郑岩继续追问。黄立德沉默，目光中略带几分愠怒，半晌才说：“至少现在还不能！”

郑岩歉然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想冒昧地问一句，您当年收的那件朱仿还在吗？”黄立德不快地说：“我早就砸了！明知那是件朱仿，难道还留着添堵不成？！”

郑岩默默点头，黄立德盯着郑岩打量，越看越觉得诧异。郑岩有所察觉，问：“黄先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按理说咱们没见过面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以前就认识你，真是有点奇怪……你年纪不大，眼力却很不错，除了师父的教导，是不是还有家传的熏陶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那你父母从事什么职业？”郑岩沉默片刻：“……我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我父亲……也早就不在了……”

黄立德忙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样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耽误您这么多时间，我该走了，谢谢。”郑岩起身告辞。

“对于你师父的事，我真的非常内疚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。”黄立德和郑岩握手道别，两人目光相接，都莫名地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。

刘闯送郑岩出来，还没到门口，就听到门口两车相撞，发出一声巨响。一个女子